



李敖

精品文集

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惊世的论战

以笔所至、所向披靡、在台湾文坛呼风唤雨的——李敖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敖精品文集

走近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惊世的论战

当代鬼才、现代第一狂人

——自誉五百年内写白话文前三名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志达
封面设计 张成伟
责任校对 范 宣
版式设计 陈光明

李敖精品文集

惊世的论战

胡枫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28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 7 - 222 - 02427 - 1/I·742

定 价：22. 00 元

编者的话

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斗士，著名的作家李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才华横溢，学富五斗，狂放不羁，在台湾文坛掀起了一次次狂风骤雨，谈古论今，嘻笑怒骂，开展文化论战，抨击市井百态和时政，与当权者对抗，把台湾岛搅得火光冲天，热浪滚滚，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他也因此而两次被投进监狱。他虽然身遭劫难，但并没有向当权者屈服，却将这磨难用来砥砺自己的意志，出狱后继续战斗，而且愈战愈勇。

李敖是公认的文章大家。他自誉五百年内，写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的文章具有很高的技巧，笔锋锐利，语调激昂、高亢，文笔自成一家。他发表的著作累计一百余种，脍炙人口。

现将李敖的作品选编成“李敖精品文集”，分为《黑夜的思索》、《婚姻与情话》、《斗士与镣铐》、《丑陋的烙印》、《横眉对乱世》、《讨蒋的响箭》、《惊世的论战》、《回忆与前瞻》八种。书中所收文章熠熠生辉，不同凡俗，是李敖作品之精华。

愿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本系列图书，而了解一代鬼才李敖。并认识其文章在洞察中国现代社会真相方面所具有的不凡价值！

编者

目 录

文化论战的头和尾	(1)
孙悟空和我	(6)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16)
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	(50)
西餐叉子吃人肉	(89)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93)
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100)
从“秀嫂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105)
“谈”什么？	(121)
开场白——“浪”子回头	(123)
祖法和历法	(125)
破题——从《人间喜剧》说起	(129)
“上下”与雅俗	(131)
“古今”与骆驼	(133)
关公的计程车	(135)
读者怒吼之一	(138)



过早的答案	(147)
一封存证信的故事	(171)
我与胡适的“微妙关系”	(174)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179)
论和尚吃肉	(183)
“文化太保”谈梅毒	(189)
跋《“文化太保”谈梅毒》	(199)
棒喝之余	(201)
历史上没有文天祥?	(211)
敬答吴心柳先生	(214)
补充《敬答吴心柳先生》	(220)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223)
师道与是非	(245)
“一字师”和改文章	(258)
万世生表	(260)
给钱思亮校长的一封公开信	(263)
圣人教育	(267)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270)
笔上无毛说	(283)
无为先生传	(288)
如果爸爸犯了罪	(291)
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	(295)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297)
伤心之地的文字	(304)
论正视	(306)
论头不可乱摔	(308)

《花落谁家》与《头落谁家》	(310)
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词汇	(317)
于梨华和她的小说	(320)
对所谓“女作家”送我所谓“泻药”的一个声明 ...	(326)
《烟锁重楼》之外	(330)
李老哥手复	(334)
“武侠小说”，着镖！	(336)
国民党的电影问题	(341)
中国电影，看剑！	(344)
副本林青霞收	(350)
从以文会友到以舞入党	(355)
寻乐哲学	(356)
找康宁祥算帐！	(366)
李敖不可怕	(386)
李敖看《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	(389)
“我中华尚有人耶？”	(392)
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	(397)
看谁文章写得好？	(399)
被拆穿的纸龙	(405)
“特别座”和“普通座”	(411)
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	(416)
我们有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	(426)
独裁者骑虎难下	(434)
副不副，副哉？副哉？	(436)
从有感于斯文到有感于斯文扫地	(446)
书店升天，作者扫地	(450)

社会转型未到家	(460)
“两昆仑”考	(465)
记莲	(470)

文化论战的头和尾

一、《文化论战丹火录》开场白

玉皇大帝皱着眉，朝观世音菩萨说道：

“妖猴齐天孙大圣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将老树大桃，仙肴仙酒尽偷吃了。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就在这当儿，各路神兵联合围剿齐天大圣孙猴子，正杀得难解难分。神兵方面，四大天王、木叉太子、哪

吒、二郎显圣真君、四太尉、二将军，及二郎的走狗，一千人狗团团把孙猴子围住，最后押在斩妖台下，可是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都不能伤这猴子一根毫毛。于是玉皇大帝又把双眉紧皱，叫道：“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置？”

太上老君奏道：

“那猴子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运用三昧火，烧成一块，所以浑做金钢之躯，急不能伤。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烧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成灰尽矣！”

玉皇大帝闻言，即把孙猴子交付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把猴子推进“八卦炉”，八卦中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猴子知道在“巽”卦中只有风，没有火，于是就藏在巽卦中，任凭老头子在外面烧，也烧不到他。唯一缺点是风把烟吹过来，把这猴子的眼睛熏得难受，最后只好变成“火眼金睛”。

时间过得快，不觉七七四十九日，太上老君认为火候俱全了，于是开取丹炉。那想到孙猴子将身一纵，冲倒丹炉，往外就走，看炉的小鬼们跑来扯，一个个都被他推倒，太上老君也赶上抓一把，结果被孙猴子一摔，摔了个倒栽葱。

于是，像喷气机一般，孙猴子又溜走！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记得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可是神话偏偏有人来实行，那就是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发生的文化大论战。

在这次论战中，我的遭遇很像《西游记》里的“妖

猴”，我也来自“傲来国”，我也有“始不介意，继而成精”的运气，并且直到现在，还能“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

我虽然也混身毫毛，可是也饱受丹火，人攻狗咬，两年来未曾间断。其中除笔杆的作战外，倒也不乏有人用笔杆以外的武器来对付我的，幸亏我能在八卦中的“巽”卦里善保首领，直到写这篇文章为止，还能逍遥自在。这不能不说是太上老君之流待我独厚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即使齐天大圣孙猴子，也早晚被如来佛翻掌一扑，压在五行山下，最后只好被迫“再莫行凶，归依佛法”，敬陪老王八唐三藏西天取经去也。

这是孙行者的悲剧，也是一切特立独行者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还没有扮演以前，孙行者应该把他降龙伏虎孤军奋战的光荣记录，先记它一两笔，一来可供自我陶醉之需；二来可证老子当年“固一世之‘猴’也”！传记文学俱在，猪八戒们还敢多嘴吗？

这本《文化论战丹火录》，是一本奇书，它的重点，不是记录李敖如何“打”别人，而是记录别人如何“打”李敖（当然偶尔也“捧”几下），记录别人如何对我“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如何把我放在“八卦炉”中一炼再炼，如何把我中伤毁谤，如何把我薰成“火眼”与“金睛”。……

我保留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打”我的记录，绝少还嘴。我记得孙悟空对哪吒三太子说得好：

“小太子，你的乳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且留你性命不打你。……我只站住不动，任你砍

几剑罢!”

如果有人想看看这出李敖“站住不动”，任凭别人“砍几剑”的妙戏，你该推荐他看这本书。看过以后，他必然会告诉你：“李敖真不得了，他不但有金钢之躯，并且还有容忍别人的雅量呢!”

二、文化论战的尾巴

文化论战发生以后十个月，我曾在《十三年和十三月》里写道：

“做为一个现代知识份子的小角色，我自知自己只不过是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实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人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

在我写这九十一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生怕事实的演变会把我的“深信”弃置为“预言”——甚至是算命先生式的预言。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罢!”

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

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

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的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满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

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罢，你这颗小星！

一九六四年六月

孙悟空和我

五十三年七月一号，我在《文星》第八十一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化论战丹火录〉开场白》，是我的一本新书《文化论战丹火录》的序。《文化论战丹火录》这本书，生于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五号。死于五十五年的七月十八号，差一个星期就是两周岁，不可说不是早夭。早夭的原因是被查禁，查禁理由与内情也不必细表，因为那是千秋万岁后历史家的责任。

由于《文化论战丹火录》和我其他六本书先后统统被查禁，书中的文字，我自然不好再引证，因为它们是“禁书”。在目前的局面中，引证“禁书”已经是特权阶级的特权，当然我们不难推知这种特权是被官方授意、

纵容或默许的。例如胡秋原这个曾做过左派同路人的人，就是公然有这种特权的一个。他印行《少作收残集》，可以公然译介被查禁的马克思及左派文人的文字，他主编《中华杂志》，可以公然转载被查禁的鲁迅、李何林及左派文人的文字。……这些情况的出现——一再出现，当然不是官方无能的结果，而是明显的授意、纵容或默许。这些特权的表现，对我李敖这种跟官方毫无关系的笨人来说，当然无法彻底了解。对官方文官管制尺度的因人而异，我也只能会心的猜测，无法彻底的了解。有时候我自嘲式的对自己说：“如果言论自由的尺度，只是对你李敖一类的人紧，对李敖的敌人松，似乎也不失为是一种好现象罢！”

《文化论战丹火录》书虽被查禁，但是因为序文发表在《文星》第八十一号，而《文星》第八十一号并没有被查禁，所以我很可以合法的引证一下这篇序。因为这篇序，是最早描写出孙悟空跟我的关系的一篇文献。

序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玉皇大帝皱着眉，朝观世音菩萨说道：

“妖猴齐天孙大圣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却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将老树大桃，仙肴仙酒尽偷吃了。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就在这当儿，各路神兵联合围剿齐天大圣孙猴子，正杀得难解难分。神兵方面，四大天王、木叉太子、哪吒、二郎显圣真君、四太尉、二将军，及二郎的走狗，一千人

狗团团把孙猴子围住，最后押在斩妖台下，可是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都不能伤这猴子一根毫毛。于是玉皇大帝又把双眉紧皱，叫道：“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置？”

太上老君奏道：

“那猴子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运用三昧火，烧成一块，所以浑做金钢之躯，急不能伤。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烧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成灰尽矣！”

玉皇大帝闻言，即把孙猴子交付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把猴子推进“八卦炉”，八卦中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猴子知道在“巽”卦中只有风，没有火，于是就藏在巽卦中，任凭老头子在外面烧，也烧不到他。唯一缺点是风把烟吹过来，把这猴子的眼睛薰得难受，最后只好变成“火眼金睛”。

时间过得很快，不觉七七四十九日，太上老君认为火候俱全了，于是开取丹炉。那想到孙猴子将身一纵，冲倒丹炉，往外就走，看炉的小鬼们跑来扯，一个个都被他推倒，太上老君也赶上抓一把，结果被孙猴子一推，推了个倒栽葱。

于是，像喷气机一般，孙猴子又溜走！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记得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可是神话偏偏有人来实行，那就是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发生的文化大论战。

在这次论战中，我的遭遇很像《西游记》里的“妖

猴”，我也来自“傲来国”，我也有“始不介意，继而成精”的运气，并且直到现在，还能“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

我虽然也混身毫毛，可是也饱受丹火，人攻狗咬，两年来未曾间断。其中除笔干的作战外，倒也不乏有人用笔干以外的武器来对付我的，幸亏我能在八卦中的“巽”卦里善保首领，直到写这篇文章为止，还能逍遥自在。这不能不说是太上老君之流待我独厚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即使齐天大圣孙猴子，也早晚被如来佛翻掌一扑，压在五行山下，最后只好被迫“再莫行凶，归依佛法”，敬陪老王八唐三藏西天取经去也。

这是孙行者的悲剧，也是一切特立独行者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还没有扮演以前，孙行者应该把他降龙伏虎孤军夺的光荣记录，先记它一两笔，一来可供自我陶醉之需；二来可证老子当年“固一世之‘猴’也”！传记文学俱在，猪八戒们还敢多嘴吗？

这本《文化论战丹火录》，是一本奇书，它的重点，不是记录李敖如何“打”别人，而是记录别人如何“打”李敖（当然偶尔也“捧”几下），记录别人如何对我“刀砍斧剁、枪刺剑剗、雷打火烧”，如何把我放在“八卦炉”中一烧再炼，如何把我中伤毁谤，如何把我薰成“火眼”与“金睛”。……

我保留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打”我的记录，绝少还嘴。我记得孙悟空对哪吒三太子说得好：

“小太子，你的乳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且留你性命不打你。……我只站住不动，任你砍